



哲 學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哲學史話

吳 張
怡 起 鈞
著

港

B2

715.2

港台书

中國哲學史話

著 張吳 起 鈞怡

滄海叢刊



南大學

資料室

基础理论科学系



E 18002

大東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哲學史話／張起鈞、吳怡著 -- 重印初版 --

臺北市：東大出版：三民總經銷，民78

〔14〕，404面；21公分（滄海叢刊）

ISBN 957-19-0000-1 (平裝)

ISBN 957-19-0001-X (精裝)

I. 哲學-中國-歷史 I. 張起鈞著 II. 吳怡著

120.9/8756

◎ 中 國 哲 學 史 話

著者 張起鈞 吳 怡

發行人 劉仲文

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制所

香港代理：藝文圖書公司

九龍又一村達之路30號地下後座

TEL : 3-805807 805705

正元伍角陸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9-0000-1



獻給讀者的話

本書的目的在用通俗的語言，輕鬆的筆調，介紹中國哲人的思想，我們的重心不在尋章摘句、作講「書」式的註釋；而是希望能融會貫通，用簡明扼要的文字，向讀者報告那些哲人究竟說了些什麼。尤其希望把他們所以苦口婆心，諄諄說教的底蘊烘托出來，使世人明白他們真正精神的所在；以使後人聞風而起，接著他們的棒子跑下去。

這一想法對於作者來說，實在是一超額負擔；真使我們深深的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但現在既然因緣輒湊，來挑起這沉重的擔子，便唯有不揣鄙陋，竭盡全力的去作。書中文章雖都平淡稀鬆，距離理想極遠，但每一篇都確曾反覆推敲，幾經刪潤；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篇章都曾徹底改寫過四五遍之多，甚至短短的一兩百字，也常常耗盡了三四天的苦思。至於力不從心之處，只有請讀者原諒和教正。

尤其要向讀者聲明的，作者雖力求冷靜客觀，以符哲人的原意，但事實上終難免攬進「個人的理解」；甚至在許多闡發精神旨趣，講述傳承使命的地方，很可能流露出主觀情感和意念。這

在年長的讀者，冷眼旁觀一望可知；但對年輕的朋友，我們卻生怕這「可能曾有的私見或偏差」，或許會妨礙了對哲人們的正解，那我們就不勝遺憾了。因此希望最好能參讀哲人們的原著和前賢的解講，庶幾「兼聽則明」，而避免本書或有的弊端。

還有一點要附帶一提的，就是喜歡輕鬆的讀者們，我們建議先從第二章看起，等全書看完之後，再回來看第一章（中國哲學的傳統精神），以免爲這章嚴肅的文字，打斷了閱讀的興趣。

最後，希望讀者諸君不吝賜教，如發現有錯誤不妥之處，不論公開指責或私相函告，都一律感謝，一切寶貴的意見，我們都敬謹接受，並將於再版時，儘量據以改正。

張 起 鈞

謹識

穀 言 略



固然吾固西式大為高，而其裝飾也遠不如「西式」的式樣來富了。



再 版 自 序

《中國哲學史話》於去年元月印行，到今天（民國五十四年元旦）整整一年了。一年來我們時時感到這書拿出來得還是太早。單以錯字來說就有七八十處都未校出。其他更不要論了。但是讀者諸君對此並未介意，反而紛紛嘉勉，甚至還有許多學人遠從歐美菲澳來信獎譽，真使我們不勝惶慚和感謝。不過在惶慚之餘，有一點、自信還足以告慰大家的，就是這本書的撰寫旨趣。它不僅想把哲學思想推廣到「哲學界」之外，同時還想更真實的表達中國哲人的意境。而後者正是在撰寫中國哲學史上的一種嘗試。這一嘗試如果能有些微貢獻，而給大家開闢一條新路，也不枉讀者諸君的一番愛護。這一點每與友朋談起，並承殷殷垂詢，因此乘這出書一年的時節，作一書面報告，以示答謝讀者諸君的關懷和盛意。

II

中國本來並無「哲學史」之類的著述；比較近似的，只有《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書。

這些書雖然也在依著時代介紹各家各派的學說思想，但它們只是將各家重要的著述摘錄彙列在一起而已，與西方所謂的「哲學史」實大不相同。而第一部用西方哲學史的方式來寫中國哲人思想的，當然就是那部眾所周知、胡適先生所撰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這書雖只出了上卷，並未寫完，但它所介紹的方法卻打破了傳統的「學案」藩籬，而給國人帶來一個新的研究途徑。於是「哲學史」之類的著作，便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在文壇了。但其中類多彼此模仿，少有推陳出新之作。真能够稱得上「第一手」(First Hand)而又寫完全了的，當然要推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這本書不僅在國內獨步一時，成為權威的著作，並且經美國卜德(Berk Bodde)

教授譯為英文，成為英文中唯一的一本中國哲學史（另有《中國哲學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一書是馮氏根據前書為藍本縮寫的）。其所以有如此的盛譽，自是由於內容精審，水準高超；尤其中國哲學以往並未經過有系統的整理工作，馮氏首作全史，開疆闢土，功不可泯，這也是不必多贅的。但從學術史的觀點來看，則馮氏此作的主要貢獻乃是他在一個用西方的方式寫完一部中國的哲學史。但天下事往往是「利之所在，弊亦生焉」的，他的貢獻固然在用西方的方式寫，而其弊端也就是在用「西方」的方式來寫了。

中國何以說「用西方的方式寫」是弊端呢？因為中國哲學畢竟是中國哲學而與西方哲學的路數和情調大不相同。現在用西方的方式寫，固然就邏輯理路方面清晰明白，遠較前人的支離摸索為佳；但是就在這有條有理的敘述中，卻把中國哲學塑造成一套邏輯的論辯，一如西方哲學，而忘掉了中國哲學的「實踐精神」。這「實踐精神」不僅為中國哲學特徵之所在，同時也正是那套邏輯論辯所附麗的主體，若捨此而不論，那就無從了解中國哲學的本來面目。這種重實踐的精神，就是馮友蘭先生本人也完全同意。馮氏在其《中國哲學簡史》第一章論及中國哲學的精神時，便引錄金岳霖教授的話道：（馮氏所引據，云為金氏未發表的手稿，原文不詳，故下文為就該書英文譯出者。）

由於倫理、政治、審思、知識備於一身，因此所有中國的哲學家都可說是不同程度的蘇格拉底。知與德在他們（按：原文為「他」，茲為適應中文語氣譯為「他們」），為不可分的同一件事。他們的哲學需要他們身體力行（原文為 *Hic*），甚至自己就是實現其哲學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學信念而生活，就是他哲學的一部份。他的所為就在堅定不斷的鍛鍊自己，以達到超乎「自私」和「以自我為中心」的純淨境界，從而與天地合而為一。這種鍛鍊的進行，顯然不能停止；因為停止就等於私我出現失去天全。因此在「知」的方面他要永遠

鑽研摸索，在「行」的方面他要永遠勉力而爲。知行既不能分，乃在「哲學家」的本義下（鈞按：哲學家本義爲蘇格拉底自稱之「愛智者」）融合於其身。就如蘇格拉底一樣他並不把哲學當作上班才作的事。同時也如蘇氏一樣絕不置身人生邊緣，而作一個與世隔絕的黯淡哲人。對他而言，哲學絕不僅僅是一套爲了使人理解的觀念形態，而實是哲學家行爲所依據的箴言體系；推而極之，甚至可說他的哲學就是他的史傳。

金岳霖先生這種說法，我們完全引爲同感。尤其他說一個人的哲學有時甚至可說就是他的小傳，真是把中國哲學家的精神宣洩無餘。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怎麼可以把它拿來和西洋哲學一樣處置，而只把理論加以組織說明便算了事？我們縱不說哲學就是他的小傳，行爲就是他的想法；但至少應該承認思想和行爲是其同一人格的兩種表現。那也就是說學說思想是他人格在文字方面的表現，而人生行爲是他人格在行動方面的表現，這兩者任缺其一都不足以了解其人格的全面。其實這還是從表面來看，若進一步分析，則中國哲學除了先秦的名家、魏晉的玄論等少數派別不計外，所有主要的學派自孔子、墨子……以迄王陽明無不是以人生的實踐爲主，而學說思想不過是其行爲的說明與推動而已。因此若把哲人的行止出處棄置不論，而只講他的思想，又怎能把握住中國哲學的真意，標揭出中國哲學的特徵？這一點就是撰《中國哲學史》的作者馮友蘭氏也要承認吧（由其徵引金岳霖氏的話可爲證）。我們所以說：「用西方的方式寫中國哲學史」是有弊端的，其故在此。

正由於上述的弊端，所以我們才有《中國哲學史話》的撰寫，以謀補正和改進。我們在《史話》中不僅介紹哲人的思想，尤其要闡述他為什麼有此立言造論的底蘊。我們想把哲人的思想和行為打成一片，以使其人格和懷抱完整的展現在讀者的眼前。因此雖有故事穿插，卻絕不是爲了輕鬆湊趣，雖則它也能給讀者帶來不少的趣味。

這種寫法不過是我們的一個理想而已，至於實際如何能把哲人的行為和思想打成一片，如何能從德知兩方面烘托出哲人的完整人格和意境，實不是簡單易爲的事，我們此處所作不過是一種拋磚引玉的嘗試而已。在從事這種嘗試工作中，我們深深的體會到：不僅每位哲人都有其立言的旨趣和其努力的懷抱。而他們這些旨趣懷抱竟是彼此呼應關聯的；不僅彼此呼應關聯，並且還是在彼此間具有共同精神的。這種共同精神若從一家一家細爲比較，自然很難看出：但若持而與西洋或印度的哲學思想來比較，那就昭然若揭了。試看希臘哲人自泰利斯直到集大成的亞里士多德，他們一意所求的可說是全在客觀真知，一心嚮往的就是真理，因此才有所謂「愛智之學」。再看印度以及西洋中古的哲人，他們雖是終日孜孜矻矻於思辨的園地，並且對哲學有著極大的貢獻，但是他們所爲的卻是宗教。一切學說思想在他們心中，可說是要去理解和闡揚宗教的工具而已。在這種對照下，便很清楚的可以看出中國哲人的不同情調了。中國哲學家中雖也不乏與西洋

印度哲人相同的，但大體說來卻：既不是爲了抽象的客觀知識和真理，也很少是爲了往升天國（當然有些佛學家應作例外），而他們卻是爲了改善世道造福人羣。儒家如此，墨家、法家也是如此，就是道家也不例外（因爲他們也都是認爲人能按照他們的想法而生活，才是最幸福的）。甚至佛學，雖是從印度傳來的出世之學，但也受了這種精神的感染，而與印度的本來面目頗有不同。只看大乘之學在中國特別發達就是明證。總而言之，大家都可說是爲世道而學問。這一情調正是中國哲學與西洋印度大異其趣的。當然，我們不能說在中外之間一刀劃清，說西印哲人完全沒有這種情調，或說儒墨等家並無西印哲人的追求；因爲人類總是人類，心豈無所同然？但中國哲人之普遍的懷著這種抱負而爲學，則斷斷不是西洋與印度所有的景象。

在這爲世道而學問的洪流中，我們又可以看到儒家實別有其一貫相承的精神，那就是他們標榜要以內聖外王的學養來作救人救世的奮鬥。而這一精神就構成了儒家所以爲儒家的法印。我們試看，從孔子、孟子、荀子、……直到程朱、陸王，他們的學說內容是如何的不同，討論的問題是如何參差互異？但儘管不同互異，卻不害其同爲儒家，並且他們還都自命是繼聖人之絕學，傳孔子之真道。這其中的關鍵就在他們都是秉承著同一精神，作著同一的奮鬥。至於學說內容的不同那不過是由於時代環境不同而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之說法而已。這種內聖外王、救人救世的精神雖是由孔子而光大，但其淵源卻遠承自歷代的聖王（即民族偉人的代表人物），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是。而這種歷代相承的內聖外王救人救世精神，也就是宋儒以來所說的「道

統」了。這道統精神就其光大於孔子，且爲儒者一貫的標榜而言，自是儒家的特有之物，但就其遠紹自堯舜禹湯、列祖列宗而言，則是我民族的共同產品，它實普遍的潛存於中國人的血液中；而非儒家一家所得而壟斷。因此每一個有心的中國讀書人，無不多少具有幾分這種精神，自先秦的墨、法、陰陽各家以及後世非儒非道、亦儒亦道的人士莫不皆然；不過不像儒家那樣親切分明、鄭重標榜而已。試看墨子與孔子，宋牷與孟子除了主張見地不同外，他們救世的熱忱又有什麼不同？由此看來這內聖外王救人救世的道統精神，不僅是儒家的中心懷抱，同時也流露在其他的各家各派。其間雖有佛教學者可稱例外；但佛學在中國哲學史的兩千五百年中，只有七百年佔優勢；其餘的時間大體可說全是儒家的天下。正因此故，所以當我們敘述各家的思想時，可以清楚清楚的看到儘管他們的學說內容彼此大相逕庭，但其立說的旨趣奮鬥的懷抱，卻每多相同互似之處，甚至還前後呼應，一貫相承，而上述的道統精神就正是這統貫全程的主流。

五

由於對上述這一事實的體認，所以很幸運的，本書在無形中有了一個中心靈魂。因此雖是分章介紹不同家派的思想，但彼此間卻不是隔離孤立的。我們除了把各思想前後激盪呼應的關係指明外，並抓住他們一致百慮、殊途同歸的精神，而把各哲人的奮鬥編織起來，使全書成爲一個有系統的完整結構，使全書表現出一個完整統一的氣氛。於是不僅把中國與西洋印度哲學的相

異情調足以烘托出來，並且有力的說明了中國哲學的特徵是什麼。從孔子到王陽明我們隨處可以看到哲人們是如何的爲傳統抱負而奮鬥，而他們的學說是如何的在表達這種中心的旨趣。這種相承一貫的精神，這種完整統一的氣氛，雖是哲人們所表現的客觀事實，但既由我們體認而說明，於是便如前述，無形中成了本書的中心靈魂，而從寫作的觀點來看，也就成了我們貫穿全書脈絡的骨幹。假如要問本書有無特點，我們可以說有的，就是拿這內聖外王救人救世的道統精神爲主流，來說明中國哲人爲世道而學問的旨趣；因此使對中國哲學的本來面目，能有正確的認識。假如本書還能有一點些微貢獻時，也只有這一點還能勉強濫竽充數。因爲把兩千五百年的哲學思想，用一個一貫相承的精神來講解說明，這還算是一個新的嘗試。當然這也只是一個「嘗試」而已，我們希望這個嘗試能發生拋磚引玉的作用，而引出許多偉大的作品，以光大我中國的哲學領域，以發揚我中國哲人的傳統精神。

六

在此有一個附帶說明的，就是本書題材的安排。本書既是以道統精神爲貫穿全書脈絡的骨幹，因此全書的取材和結構，便不能不以這個主旨爲歸依。一年來有很多友人向我們問到下列的許多問題：

(一) 楊朱並無著作傳世，留下來的話不過三句而已，爲什麼也寫一大篇？

寫？

(二) 董仲舒，尤其是韓愈，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哲學家，為什麼竟也各佔一章，大寫特

(三) 王弼和抱朴子也同樣分量太輕，不值得寫成兩章。

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都由於按照前述的主旨按排而形成的，孔子是第一個講學論道的，依據孟子的說法，孔子的思想所以發生動搖，就是由於楊墨興起的緣故。所以他以距楊墨彰孔子自任。假如我們只寫墨而不管楊，則孟子的呼籲奮闘豈不成了無的放矢？因此便不得不把楊朱也寫成一章。當然根據三句話而寫成一章也不是一件省力的事。同樣的理由也把王弼和抱朴子各寫一章，分別代表道家和道教，以免有佛無道，而使宋儒闢老排佛的運動沒有著落。至於董仲舒和韓愈二人，我們雖明知不是什麼大哲學家，但是他們卻在道統精神發展的轉捩點上，佔有極重要的歷史地位。我們爲了說明這種轉變的動向，不能不請出他們來，以使敘述有所附麗。例如前述的內聖外王道統精神，我們就是放在韓愈章內說明的。而那表彰六經獨尊儒術的歷史大事，也自然要請出董仲舒來說明，何況董氏重義輕利的呼籲又是從孟子到宋儒的一個重要橋樑呢？至於他們的哲學地位，我們早已用「功臣」和「文豪」兩辭爲標題；而暗示他們的成就實不在哲學了。

此外還常常有朋友談到佛學的部門寫得太多。實則在我們幾經考慮的結果，這已是最緊縮的寫法。試問就中國思想界的立場來看，我們能不寫慧能（禪宗）麼？寫了慧能後，能不寫玄奘（法相宗）麼？但既寫玄奘的法相宗又怎能對教下三宗的其他兩宗——天台、華嚴拋棄不管。因

此又勢必要寫智顥（天台宗）和法藏（華嚴宗）。但佛學之有如此成就並非來自一朝，何況它還是自印度輸入的，因此對這一輸入和發展的過程勢不能不有所交待。因此又寫了佛圖澄和鳩摩羅什兩章，以作介紹宏法（佛圖澄）和譯經（鳩摩羅什）的運動，庶使讀者，不致有突如其來的感覺，所以這實在是不能再少的節約寫法了。

按：本文內容曾以「《中國哲學史話》的旨趣」為題，於中國哲學會第六屆年會（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中由本人作專題報告。嗣並於《新天地》三卷十一期發表。今逢錄於此，用作再版序言。——張起鈞謹識

卷二入後即無標目不景祐變大哲學本。知聖愚皆詒古徵遠。則無以別翻譯出。吾百眾重慶印
章。今以分委其事。諸君。以度百萬無數。而斯宋翻譯。亦未嘗即蒙迎。故著落。至公重治麻轉
如一章。實然其鑿三倍。雖而我力一章。出不景一斗。首式昭華。同君伯野。由出熙王。據麻庭林。牛谷寓一
王。則成爲四只。景墨而不晝。景孟子。始智。而舊國。豈不如丁。無由。因。因。不。不。不。不。不。不。
雖孟子。由。謂。者。于。而。思。應。視。以。疑。坐。禪。註。據。景。由。外。樹。墨。興。該。四。縣。站。視。以。強。鬱。思。達。凡。千。
種。音。聲。也。問。題。而。答。殊。若。皆。由。外。樹。墨。興。該。四。縣。站。視。以。強。鬱。思。達。凡。千。
計。因。二。王。研。味。註。朴。子。也。同。考。云。量。大。連。不。前。研。流。大。兩。草。平。友。有。很。多。友。人。向。我。們。研。究。于。列。諸。
德。問。題。

（二）董特述。云。其。是。轉。為。並。不。與。音。注。不。殊。由。哲。學。家。之。讀。書。變。動。各。計。一。章。大。高。特。

中國哲學史話

傳統精神

第一章 中國哲學的傳統精神	一
第二章 中國文化的象徵——孔子	一九
第三章 熱情救世的鉅子——墨子	三五
第四章 恬淡自足的隱者——楊朱	五一
第五章 智慧無雙的老者——老子	六三
第六章 超塵不羈的才士——莊子	七七
第七章 宏辯衛道的聖雄——孟子	九一
第八章 博學崇禮的儒宗——荀子	一〇九
第九章 尚法明治的權威——韓非（附：管仲、商鞅、申不害）	一二五
第十章 立異鳴高的辯者——公孫龍（附：鄧析、惠施）	一四一

第十一章	尊經崇儒的功臣——董仲舒	一五七
第十二章	清談論道的名士——王弼（附：何晏）	一七三
第十三章	弘揚仙道的高士——抱朴子（附：魏伯陽）	一八九
第十四章	佛法初傳的高僧——佛圖澄（附：道安、慧遠）	二〇七
第十五章	譯經弘法的大師——鳩摩羅什（附：僧肇、道生）	二二五
第十六章	溝通中印的聖僧——玄奘	二四五
第十七章	融會貫通的教宗——智顥（附：法藏）	二六三
第十八章	一新佛法的天才——慧能	二七九
第十九章	衛道承統的文豪——韓愈（附：李翹）	二九七
第二十章	民胞物與的哲人——張載（附：邵雍、周敦頤）	三二三
第二十一章	承先啟後的宗師——程顥、程頤	三二九
第二十二章	弘道立學的泰斗——朱子	三四五
第二十三章	宇宙一心的大儒——陸象山	三六一
第二十四章	知行合一的偉人——王陽明	三七七
第二十五章	中國哲學的未來	三九五